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四

明道先生程氏

名顯字伯淳西洛人父

簿又調上元簿晉城令

御史裏行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

罷改簽判鎮寧軍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知扶溝縣罷監

汝州酒稅 **神宗**立召為大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

二太師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

之行不覺斂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拍示隨其所拍

而往果得斂人皆敬焉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

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

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今以其年少未知之民

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

今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

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

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

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

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

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

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

光矣府境水害甚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

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夏泄利大行死亡甚眾獨鄠人無

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

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

所堪不當問所欲再基以避親罷

正秀
強記
人

大藏錢
之說

止石佛
之妄

董役乃
軍法

明道先生

調江陵
簿措置
織微人
已受賜

脯龍折
竿不
行

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作邑尤其甚蓋江府美
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
利父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善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
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挫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
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佐官經歲麻時文
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
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
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觀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
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
決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
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
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
留之為營以庾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
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
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織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
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 **三** 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二日之
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
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
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
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螭蚓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
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
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感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
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職丹郊外有數人共
語自主簿折科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
率如此

再其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

明道先生

童讀
為正
讀

賈
賈

為令視
民如子

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
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為無
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
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
始其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
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
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二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
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
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
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
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躑
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
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
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
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紆縣庫有雜納錢數
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
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
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
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
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
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
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
傲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辦事
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
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云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

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進說以
正心室
欲求賢
育才為
先

陳君道
以至誠
仁愛為
本

忠信
先生
公嘗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谷洛訪比二三見遂期以
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
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
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先
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神宗嘗使推擇人

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
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
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
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

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
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
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

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
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

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
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
責興利之臣曰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
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
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
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
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
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
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
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
無責

改差發書言鎮寧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已通判而下
莫敢與辯事如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
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

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其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作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郎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富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

求監局以便親養

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止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决口水方奔注達者日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願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

為治專
尚寬厚
以教化
為先

均賦役

止訟

濟飢當
以口之
最寡

後芻見翼軫間詔求真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
 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
 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
 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
 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
 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
 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唐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
 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
 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
 惡分地而墾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
 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
 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
 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
 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
 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 神宗是之畿邑皆
 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
 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
 境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
 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
 先生蓋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
 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
 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
 之眾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
 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民
 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
 效化已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
 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
 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乎

朝廷遣
官括牧
地寧受
責而去

一六夫
說進退
以與

行已內
主於敬
而行之
以恕

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
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
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
累出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
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
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
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
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
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佗邑不踰月
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
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
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
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丁使人知老釋數百追
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蓋汝

州酒稅

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上興衰聖政方新賢德
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
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
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
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
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
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
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
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事物察於人倫知盡

以興起
斯文為
已任

教人循
循有字

接物感
而能通

為政處
而裕

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
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也謂西子
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
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白謂之窮神知化而
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
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先
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比皆未及也其辨析
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牛生之門學者多矣先
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
而闢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
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
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
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

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
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
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
競為最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顧焉
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之
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生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行

明道先生

從周茂叔

買李舍

以誠心

神宗

議事荆公為之

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非遷當
 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墓勇自奮不溺於它公於汝南周
 茂叔問李窮性命之理率止法會道軀道成德出文孔子孟動
 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嗚呼望藹然老儒宿李皆自以為不
 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太
 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
 不知李中間幾百年无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習李舍
 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李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
 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
 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
 不犯乞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万眾罪入極典者纔一人
 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
 拒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
 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 神宗
 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職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神宗歎賞以為
 得御史躄 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
 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无所不全者先生獨以至誠開
 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眾吾所不
 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
 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
 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李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
 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李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
 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
 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
 先生被 命判武李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
 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

便親乞汝州監局

張子厚
虛心求
益

人主之
李唯當
務為急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
 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
 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
 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可
 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
 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尺棄其舊學以從事於
 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一如不
 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
 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
 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為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
 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
 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排不發則師資
 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
 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
 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李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
 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 睿眷其渥亟承德音所
 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 神宗繼言
 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
 神宗為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
 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
 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
 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
 人嘗語人曰佗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
 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
 死隋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
 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如然父

明道先生

重役部
正統

小人
不重

毋妻子同列聞之世吳不駭且謂既而故持物如期而歸
如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
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聞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洒然
如在塵外且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
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
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
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方夫競起姦人乘虛
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无譁者及役
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
然怙力文身自号能殺人衆皆悼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
先生至將与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
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
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乃一有
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
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
果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
定令而天下措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

伊川先生程氏

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少不願仕

哲宗即位

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義于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
國子監教授力辭又以為校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
說書罷監西京國子監父喪服除尋以直秘閣判西京
國子監主管崇福宮紹聖中黨論興先生坐追官陪州
安置元符末放還崇寧初復判西京國子監屏居伊闕
山數卒卒年七十五學者尊之為伊川先生

如有高識非礼不動親語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於春陵

周茂叔先生徽宗皇祐二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

伊川先生

如獲之
得所試
大驚焉

司馬公
行

召見

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
 召對面陳所李不報間遊太李在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士
 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李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
 延見勉以李職集見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
 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家訓李進士嘉祐
 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
 族人見善錄不給昭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李不足不願仕
 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李命命博工即先
 也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
 自後雖意進取往來太李諸生願得以為師臣力領國子
 監親往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與之語明曲需徒有偏長使
 在朝廷使推擇人材器仗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
 宗嘗使使推擇人材器仗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
 入以表張載曾弟願為無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
 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宗實錄案溫公

集與呂申公同薦答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方李
 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加召命罷以不味在
 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罷以不味在
 以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罷以不味在
 倚之風識慮明徹道純備李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之
 義在弱而不為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先能輔養聖德啟
 天聰乃天正君心為天下之福又謂勸講必先能輔養聖德啟
 聖訓兼掌學校足以聖代之真儒俾之究先王之經足陳博
 高風素節聞於天下矣觀其賢博及論祖宗時起陳博
 則有博放所不及知者觀其賢博及論祖宗時起陳博
 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道有制禮作樂之具乞
 賈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博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
 言善之或則開物成務而無一博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
 此而傳况當天子進李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
 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

尹川

二事

不崇政
毀說書

定李制

廷出而為朝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

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

特除程頤官仍與校書郎同區區之誠尚自以為高聖恩

言者可自觀其下曰以見其德也直養德之問曰久而神積德之

功深靜而天日下以見其德也直養德之問曰久而神積德之

見師之後而命之曰官受之順當也無愧也於是召對太皇

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

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高春秋輔養為急宜選

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

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

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

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

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

寅畏抵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

其辭子三首見文集

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

導少王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甚

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親文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親實

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

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公

利誘省繁文以專委在二勸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更館

齋立觀光法如一定者亦數十條親取錄續文獻通考

仍勸人以是給生館不即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示社生靈長久

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

伊川先生

高令講
言輪日
入侍

行諸講
讀官兼
思取

講殿上
小講

為說反
復歸之
人士

要使哇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問日

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

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

入侍陳說義理仍選百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

業日以通英迫隘暑熱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

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澤請自今一月再講於此庶政殿熱

後幸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極垂簾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自祭主上進業其於右德未必無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

兼作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

兼判登聞鼓阮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

用人體再遊不受規教布衣入朝事道與報仕不同常

謙數官也今世道衰不願其言規以行舍人解知之故常公之

受教人亦不為非師是姓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

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通英皇親乙

就崇政和殿或作策爾更講讀給事中簡臨以殿上講讀

為不可有官修通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通英則

臣所請遂矣然如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通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尊君為義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

則妄主上知見臣職事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後戒奢思存誠莫以感動上意觀文而其為

說豈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文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臣伏乞上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不知學安能不自過高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聖學食李氏意國之書也而富於周公

伊川先生

以黨論
放歸田
里

吾之不
決

生者
行所

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
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松繫事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
館職判檢院曠中以其不請令只與西監而蘇軾在翰林
西京國子監曠中以其不請令只與西監而蘇軾在翰林
亦多附之者遂擢今洛黨獨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便互相
論不肯請曠中入其
論故曠不復得召

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親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
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觀舊未拜以
疾尋慶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
再辭不就親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
涪州編管觀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
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薄
不敢疑孟子既知天馬用尤臧氏觀語元符二年正月易
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

宣德郎任便居住曲還洛氣難容色先生歸自涪州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
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
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
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公

致仕前監味職致仕而嘗致仕也未識崇寧二年四月言
者論其本因茲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
紀復斷復官叔詳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一日追毀出
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今監司覺察語焞云范致虛言程
河聽而尹焞張釋為徒復讞下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
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觀
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觀實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
傳授或以為請前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耳其

伊川先生

使人尊
嚴師道

我之道
與明道

伊川才
入心而
集

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只焞曰此生淺履盡易其作傳

見矣語錄云先生平生翔意惟在揚傳求先生之學故所記有口

拙蓋未詳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實

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

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觀語

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孝自黨

初明道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五弟也若接引後

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見語錄

川踰月而歸語人曰先生庭坐而春風中坐子立侍不語夫

則先生外雪頰尺餘矣其嚴厲如此乎此晝矣按學舍二子者退

蓋其學其到死及用也聖人氣象差少從容則不明道則已

矣日事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

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

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現集時

洗性之學本誠異不為猶介於言動事為之間

向以學不為細事必繁大中年老左事致養無細素冠襟必

任於書元管不細事必繁大中年老左事致養無細素冠襟必

則之通事必不細事必繁大中年老左事致養無細素冠襟必

矣有通事必不細事必繁大中年老左事致養無細素冠襟必

多利少盜者息民不取盜鑄則權歸公則上非國家人之大

判乎又無積而相薦伊川而起必倍矣曰增價則反矣使富富

同馬公無積而相薦伊川而起必倍矣曰增價則反矣使富富

節孝徐先生

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中進士第神宗朝數召對

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元年就除揚州司戶叅軍楚州教

授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崇寧三年

特除西京嵩山中獄廟逾月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

節孝先生

謚節孝處士

事母冠帶問起居

以至

先生自兒童不為嬉戲安言晏莊毅加成人父羅城君卒先

生始三歲晨昏匍匐床下求其公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

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陝右外家

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僕頭晨省外氏諸婦大

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

居家必冠帶當暑有絺給必重王資深撰行狀○又章家訓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遣

婢視飲食澣濯盛饗惟一衲裘以米投漿瓊中曰食數塊

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

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

一字不違也行狀○又童蒙訓云仲車先生物從安誠胡

本續思大經而歸安為文詞聲云而願容自勉因自勉不覲

容心亦要直佛氏自此不取有邪心○又安定言行錄云了

生之悟門云何曰因貧苦出安定先生學侍性已積請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

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

事替先生事叔母如母矣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

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闕市若

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人致甘毳

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

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嬉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

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更不快也應舉貢禮

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

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

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平居日

節孝先生

以事
其以

以父諱
不用石

降
人

行
飲

教
以
心
養
先

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
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
數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
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
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
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
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
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行狀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
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苦枕塊縷經不去身至雪夜哀
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裂不
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
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
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

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
吏民元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為虛聲獻粟帛藥
劑悉无所受隣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
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大夫之墳左有杏
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
尚存也先生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
饗條哭饋食如生冬以火温衾度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
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行狀

先生嘗患鄉飲之礼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問巷鄉老
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
千人 行狀

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脩身務學為
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
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息養氣而已四方士大

節孝先生

天文之
李尤造
其妙

自少戒
殺

諸葛
武侯

為文率
用腹藁
口占

家徒四
壁

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
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
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
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行狀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誰
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其多何獨天文行狀

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邊且器皿必自
盥濯春秋擇菜必數日齊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
之飲其歿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承嘗者數百人
設廣坐祭之行狀

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蚶湯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
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
事衮衮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漫事先生因
論二廣山川險易保塞疎密番馬槍手利害口誦手書若

數一二使者數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行狀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
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
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行狀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
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秉與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
曾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自力視小字
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具欲及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
亦不至京師行狀

先生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急
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
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行狀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孝已之力

皆孝生至

誦檀弓而化

曾南豐詩其必著

於詩札尤邃

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吊祭親治辦如平日滌鬢缸貯酒拜而後遣之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

并舉曾子易箦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行狀

傳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先生所知或問

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曰方欽聖升遐楚之郡縣官

若萬若安且集服臨郡廷下惟傳尉容稱其昭存是以賢

之懷歟言

正字陳公

名無已一字履常事具文集序今見左方

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

南豐曾公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

元祐中侍從公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

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穎州紹聖初以進

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後教授棗州入秘書省為

正字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孳婦

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不食者哉在

穎賦六一堂詩有向來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

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

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為文至多少不中意

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與學至行

或莫之聞也

正字

二公所
待如此

章子厚
欲見不
可得

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為僕言曰此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也其
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嘗銘黃樓曾公子固謂如秦刻
石傳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其游京師欲與相見先以
問觀觀曰師道非特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
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
於陳君乎公知其貧其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
竟不敢以出口二公所以待履常者如此難鄉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
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
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游詩書○後山集
賦降屈年曾以禮見招不任向以得此始幸孰大耶公
不制士不齒一為從侯之後於王以成見所名成體而
其焉以道於公自為故先王蓋其始以平為之防而為士者出
禮同命去乎且公之見其蓋見以守之何取焉然有時冒於
此幸公於上東門外功論持瞻之師道履常西侯以辭焉

朝名臣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10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54-6

I. 新… II. Ⅲ. 政治—中國—古代—史料 IV.D69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61770號

ISBN 7-5013-2254-6



書名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全二十四冊)

發行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三八·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54-6/K·619

定價 四四四〇圓

